

勒法吉教授到天津见到梁如浩——此时已经 83 岁，属当年第三批留美幼童，时年仅 12 岁，后出任邮传部副大臣。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医生，一个留英，一个留美。

勒法吉教授最后在北京见到欧阳庚。欧阳庚和詹天佑同属第一批留美生，时年 14 岁。他们二人先后在美国海滨男校、丘房高中及耶鲁大学三度同学，当初返国时，全部幼童中仅他和詹天佑获得耶鲁大学机械工程学位。后来他出任过中国驻旧金山副领事、智利代办。可是勒法吉教授来访时，他的 5 个孩子都被日寇抓捕，正处在焦虑与悲伤之中。尽管后来孩子们被释放，但这位 80 多高龄的老留学生不久也撒手人寰，带走了留美幼童最后的余音。

感谢勒法吉先生给我们带来留美幼童的最后一点信息，感谢高宗鲁先生翻译出版了勒法吉先生的亲历采访纪实史书。留美幼童和他们爱戴的老师容闳一样，都是中美文化和外交的架桥人，是最早的盗火者。他们那个时代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，却向后人们指出了一条留学之路。^[29]

8. 容闳的历史贡献与归宿

至于首次幼童留美的推手容闳，对他倡导和一手促成的留学计划夭折，更是伤心和困惑。他结婚后十年妻子即病逝，留下两个孩子。他的余生都在美中之间奔波。1895 年，他被张之洞召回，协助处理与日本战后事宜。他想做的办银行和建铁路诸事不顺，使他对清廷十分失望，转而倾向当时正盛行的维新运动。维新失败后，他又成了全国通缉要犯，从上海逃到香港。当他再想进入美国时，他的美籍却因美国排华法案而被取消，经过许多周折方回到自己在哈德福的家。1904 年和 1905 年，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和康有为先后访美，都曾到哈德福容闳宅邸拜谒。到了二十世纪初，容闳已经对清政府彻底绝望，转而关注革命，甚至热衷于“中国红龙计划”，欲筹款五百万，购十万枪支、亿发子弹，支持在广东发难起义。事发后他匆匆乘船逃亡日本，在船上意外和孙中山先生相遇；二人到达横滨后，为革命事宜密谈颇久。

容闳晚年都是在哈德福度过，所幸的是，他在垂暮之年，终于看到

了他所倡导的留美事业又得以继续——那是 1908 年，中国庚款留美终于实现；一群新一代留学生到哈德福来拜见这位留学事业的老前辈。哈德福市此时已被当年留美幼童的美国同学们称为“中国共和国的摇篮”，在这座有着浓浓留学历史踪迹的城市里，容闳对前来拜访的庚款留学生说的一句话让他们终生难忘：“你们的目标，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能够影响世界命运的领袖国家！”^[30]

第一次留学潮余波荡漾……

无论是留学鼻祖容闳，或是他带到大洋彼岸的那 120 名当年幼童，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化最早阶段、最艰难时代的开拓者和垦荒人。他们自己被社会边缘化，可是他们带给社会的震撼及余波，百年未灭。让人感到敬畏的是，容闳在中国现代化还在其祖国处于最原始的“防卫性”阶段，就已经独自奋勇地大踏步跨入了现代化的最后一程——“文化变迁”范畴。他知道现代化是全面而持久的过程，涉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；这是为何他把留学日程定为 15 年，要从 12—16 岁少年中选拔留学生。他的这套思维远不是当时清廷官员，哪怕是那些开明的、稍有远见的官员们所能设想的，更无从接受。他和洋务派自始至终的分歧就在于，他认为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——“船坚炮利”，而是从根本上的改变。否则器物层次变化永远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复兴与飞跃，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仍然成立，我们在令人炫目的城市化、工业化过程中，领略了非现代化的种种苦果，这是不需多言的既成事实。而容老先生早在 150 年前就有所感悟，不可谓不是先知。

辛亥革命成功后的 1912 年，容闳收到孙中山先生给他的来电：“腐朽无能的清廷已归覆灭，请老先生归国共商国民大计。”84 岁高龄的容闳已处于弥留之际，他一生都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；可惜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次日，他就撒手人寰。他被安葬在哈德福市郊的公墓，孤寂地躺在遥远的大洋彼岸。

可是人们没有忘记他的伟大一生，听听人们对他的评价——“还有什么人能有他这样的忠诚和坚定，既有远见又有高尚的理想，既有耐心又有勇气把理想变成现实？还有什么人能够担当起和平以及重建的重任？”^[31]

我曾于 1983 年前往哈德福市郊拜谒，偌大的墓地，唯我一人形单影只地站在那里凭吊（图 1.11）；引人注目的是，他的墓碑朝向东方……



诸位留美学人或旅游者如果前往美国东部，不妨去拜谒这位留学生的开山鼻祖，那是哈德福市郊雪松山公墓（Cedar Hill Cemetery）。碑座正面刻有一英文“Yung”，下绘一中式“容”字图案。1972年，墓前新立一座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蒋彦士赠的大理石纪念碑。墓地庞大难寻，注意第十墓区东北部，编号21墓位即是。



图1.11 姚蜀平凭吊容闳墓地

注释：

- [1] Cyril E. Black.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[M]. New York, The Free Press, 1976.
- [2] 陈向阳.晚清京师同文馆组织研究 [M]. 广州: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04: 8.
- [3] 同[2], 第194页.
- [4] 同文馆题名录 [M]// 杨家骆. 洋务运动文献汇编(第二册, 第二十八卷). 台北: 世界书局, 1963: 87-89.
- [5] 容闳. 西学东渐记 [M]// 杨家骆. 洋务运动文献汇编(第二册, 第三十八卷). 台北: 世界书局, 1963: 184-199.
- [6] 高宗鲁. 容闳(1828—1912)与中国幼童留美(1872—1881) [M]// 李又宁. 华族留美史: 150年的学习与成就. 纽约: 纽约天外出版社, 1999: 45-102.
- [7] 同[5], 容闳. 西学东渐记(贰, 育才篇, 三, 幼童出洋留学), 第184-186页.
- [8] 志刚. 初使泰西记 [M]// 沈云龙.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三辑. 台北: 文海出版社, 1974—1982: 3-237.
- [9] 同[4], 第154-156页.
- [10] 同[4], 第157页.
- [11] 勒法吉. 中国幼童留美史——现代化的初探 [M]. 高宗鲁译. 台北: 华欣文化事业中心, 1982: 33.
- [12] 同[11], 第33页.
- [13] 同[6], 第60页.
- [14] 李喜所.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87: 48.
- [15] 史黛西·比勒. 中国留美学生史 [M]. 张艳译, 张猛校订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0: 9.
- [16] 刘真主编, 王焕琛编著. 留学教育(一) [M]. 台北: 台湾编译馆, 1980: 91.
- [17] 同[4], 第166页.